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六十八回 狀元郎選能中雀 丞相女喜得乘龍

尺五城南並馬來，垂楊一例赤鱗開。黃金屈戌雕胡錦，不信陳王八斗才。

話表李廣聞范相言及駱家烟事，遂曰：「小姪亦思及此，本擬早晚即去通知。今蒙老伯見示，小姪明日便通知桑黛。請示第二件事。」范相曰：「只因老夫有一小女，尚未字人。昨見文炳賢契丰姿磊落，器宇不凡。老夫擬將小女願奉箕帚，所以特來請賢契作一蹇修，諒賢契當見允？」李廣言曰：「令小姐既然待字，與文炳弟訂為絲蘿，真是天造地設。小姪當得遵命，願作冰人。老伯請稍坐片刻，待小姪便去，與徐家伯母通知。」范相曰：「勿庸如此其急，老夫明日候信罷。」言畢告辭。

李廣送范相去後，既回內宅，向母親言及此事。李老夫人甚喜，即刻同李廣過西宅，進了上房。尚未見著徐夫人，李夫人大聲喊曰：「徐大姐姐，恭喜你的喜事連連，愚妹特來恭賀。」徐夫人聞言，迎出問曰：「愚姐有何喜事，敢勞賢妹賀喜？」李夫人曰：「你又定兒媳了。」徐夫人曰：「那有此事，你從何處聽來，有何連喜？除非文炳請冰人娶一房媳婦為一喜。」李夫人曰：「賢姐，你不必請他人，愚妹代文炳姪結一門家世兒好，人品兒好，性情兒好一位美貌十全的媳婦，作一對郎才女貌何如？」徐夫人曰：「愚姐以遵其命。請示賢妹究竟是那一家，給炳兒成全？」李夫人曰：「如果無人家，愚妹焉敢冒昧妄言？正因有人前來，令你姪兒作伐，剛走有一刻。」徐夫人問：「究竟是那家？」李夫人曰：「就是你家令郎的老師。」徐夫人曰：「莫非是范丞相麼？」李夫人曰：「正是。」徐夫人問：「范丞相代那家小姐作媒？」李夫人曰：「他倒非代人家小姐作伐，他認準你令郎為乘龍快婿。賢姐你可允否？」徐夫人曰：「賢妹，休作耍愚姐，他是堂堂一位宰相，豈肯將女兒給我家作媳婦呢？」李夫人問：「莫非你不允麼？」徐夫人曰：「非我不允，只恐炳兒沒有此造化。」李夫人曰：「令郎連狀元都中了，怎麼沒有造化？娶宰相之女為妻，這是姐姐太謙了。」徐夫人曰：「果有此事，我焉能卻之。」李夫人曰：「若無此事，我如何過來恭賀。」徐夫人又問：「真此事否？」李夫人曰：「誰來騙你。」因將范相向李廣說的話言了一遍。徐夫人聞言，喜之不盡，隨向李廣問了一遍，李廣遂將范相之意說明。徐夫人聞言允諾，就請李廣為媒，到范相府通知，再行擇日行聘。李廣答應退出。

李夫人令人去喚文炳，不一刻文炳進來，給李夫人請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李夫人笑著口呼：「賢姪，恭喜你二次喜，你要娶媳婦了。你得給我多磕幾個頭，謝謝我這月老。」文炳聞言，不知何謂，只羞得面紅過耳，低著頭一語不發。李夫人又笑曰：「你這一位狀元郎，還是小孩兒氣一般，聞說給你定親，你就這樣羞答答，低頭不語。我實告訴你罷，你的老師看中了你這位得意門生，欲選你作一位東床坦腹。適才相爺來托你哥哥作伐，你母親已允下這門親了。明日你哥哥赴范相府去回覆喜音，以便擇日行聘。我且問你，還是給我磕頭作謝禮，還是請我吃一頓飲食作謝禮呢？」徐文炳聽了這番話，真是又羞又喜，只見他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站在那裡仍是一言不發。還是徐夫人代他說道：「賢妹不必將他作耍了，等他畢姻時節，再令他給你多多磕頭。今日我便先請你吃酒。」正說之間，文亮、文俊走來，先給李夫人道謝，轉身給母親道喜，又給文炳道喜。原來他二人適才聽李廣所言，故此進來。李夫人見了他二人，先向文俊口呼：「賢姪，你是不必請人作媒的了，眼看要抱兒的了。我這二姪兒何日才有人代你作伐？」文亮被李夫人說的面紅過耳，一言不發。文俊一旁口尊：「伯母、母親在上，這天緣之合，實非偶然。曾記當日大哥叩閨之時，雖虧范家總管引薦，大哥得伸覆盆之冤。後來據范保所云，范相只有此一女，視如拱璧，愛若掌珠。一聞孩兒有此叩閨之事，范相尚不肯徑准，多虧小姐從中解說，竭力成全。范相聽信弱女之言，方才允許。就此看來，豈非天假之緣麼？」遂向文炳口呼：「長兄得此一位賢慧嫂嫂，在小弟看來，須要將他供奉在閨房，早晚焚香恭敬才是。」文炳聞言，不由兩頰飛紅，含嗔曰：「豈有此理，你也將哥哥作耍起來，好不知敬重。」遂趁此退出外面。文亮、文俊也就跟了出來，一同到書房，自有一番取笑。

再言徐夫人聽了文俊這番話，又與李夫人談了一會。李夫人曰：「這也是天緣湊合，勉強不來，我代姐姐歡喜。將來三對佳兒佳婦，再添幾個孫兒，晚景之樂，便是小妹也修不到姐姐這個樣。」徐夫人曰：「算起來還是虧文俊兒那一番辛苦，不然如何能有今日？」李夫人曰：「此話倒是不错。」徐夫人便留李夫人午飯，直至晚膳後，方回東院。

且表李廣自與徐老夫人言明原委，退出後，本欲明日赴相府覆信，暗想：「徐家伯母既已允許，我何必明日回覆信去，不若今日就去回覆，使他早早放心。」想罷，午飯後，乘騎不一刻來至相府，投進名帖。范相府家丁見是伯爺來拜，那敢怠慢，即刻通報進去。范相聞報，即刻相請。李廣入書房，行禮已畢，分賓主落座，家人獻茶。李廣曰：「今朝面承鈞諭，老伯去後小姪便與徐家伯母說知，徐家伯母心感無極。言道：寒素家風，特恐仰攀不上，既蒙不棄，敢不遵命。故此令小姪先趨覆命，以慰老伯之厚意，再行擇吉行聘。徐老夫人並托小姪多多致謝。」范相聞言，心中歡喜，隨謝曰：「此皆冰人之力也。只可隨後再謝。」李廣曰：「小姪不敢望謝，只求老伯多賞些喜酒與小姪一醉，小姪便感厚賜了。」范相曰：「屆期之時，請賢契在舍下痛飲不算，定送二十壇到府，並尊府闔家一醉何如？」李廣笑謝曰：「有此佳釀，尚復何求？」言畢告辭。范相曰：「今日老夫留賢契小飲，幸勿見卻。」李廣不便推辭。卻好駱照、木林走來，彼此略敘寒溫。李廣當面向駱照說明秋霞之事，駱照曰：「皆仰大哥全福。」李廣曰：「從此這喜酒愚兄是飲不盡了。」大家歡樂非常。李廣直飲至過晚膳方回府。